

# 地下百丈掘光明

闫黎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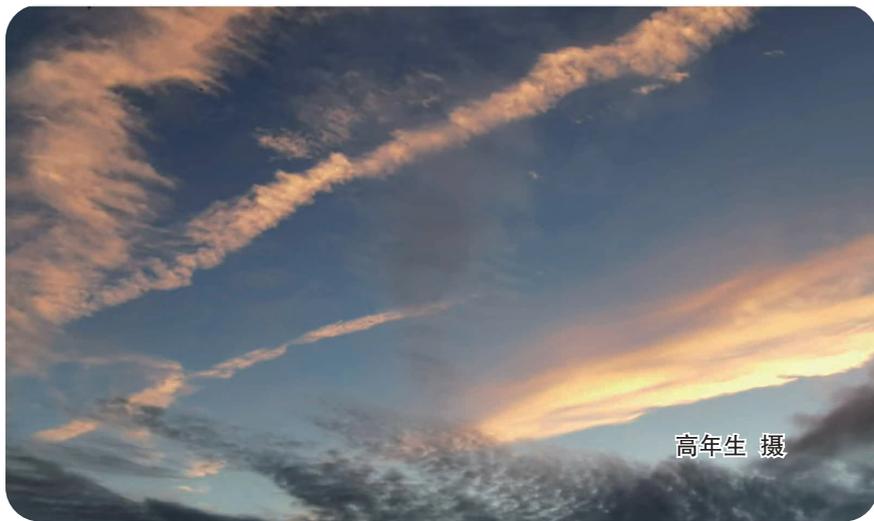
华灯初上的傍晚  
一场暴雨刚刚过去  
站在罐笼中乘风而下  
像勇士前往黑色的帝国  
空气夹带着黏腻  
涌向密衣内的皮肤  
执锐披坚  
追寻更美好的明天

骑着旋转的猴车穿梭在巷道  
二十载时光的距离  
是为了你我相遇  
翻新记忆  
平凡的身影拥有黑色的脊梁

在地下百丈掘出光明  
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  
负重坚毅  
奔赴更美好的明天

灯光勾勒黑黢黢的轮廓  
使眼睛显得越发清透明亮  
被煤尘侵占的每个毛孔  
都充盈着热爱  
在尘埃中奋力一搏  
将一切都献给现在  
勇毅笃行  
我们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

作者单位 贺西煤矿



高年生 摄

无论我多么幼小  
还是长到多高  
只要我成长着  
将始终追求阳光照耀

## 向日葵赞

佚名

始终在躯体内涌跳

向着太阳追求光明  
是我的执着和自豪  
只要不割下我的头颅  
我始终站立着注目太阳  
是那样的挺拔  
那样的高傲

(文章来自美文网)

# 最美的遇见

范雪敏

今日,闷热了好久的天气,终于遇见了这场倾盆大雨。闲暇之余望向远方,看着雾气弥漫的筒仓,路上稀少的人群,不禁想到,在我们的人生中有许多遇见,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,也似乎是一切的开始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;“这位妹妹,我曾经见过。”这是宝玉和黛玉之间,初见面时欢喜的遇见;“幸会,今晚你还好吗?”这是《罗马假日》里,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;“遇到你之前,我没有想过结婚,遇到你之后,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。”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,决定一生的遇见。

有人说,遇见,不过是在一定的地点,一定的时间,遇到一定的人或物,或许还有事情。但是在茫茫人海中,无数次擦肩的人又有几个是隐约约还存留着记忆的呢?没有心灵上的刻印,或许算不上是遇见吧。西湖三月,白素贞一袭轻衣走过,邂逅了一个儒雅书生,从此成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;草桥之上,梁山伯遇见祝英台,从十八里相送,到坟前的双双化蝶,为他们的爱情点开凄美的涟漪;浪漫康桥,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相遇离别,流传了一段凄美爱恋的情话诗词。

在中国悠久的历史,曾出现过许多伟大的人物,同时代伟大人物的相遇,也会成为历史上耀眼的闪光点。老子和孔子是华夏文明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位圣人,他们的相遇可谓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

相遇;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是对李白和杜甫文学成就的最高赞誉,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李白和杜甫的相遇,成为中国诗词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窗外的雨依然还在下着。雨下得很奇怪,有的像牛毛,有的像花针,有的像细丝,密密麻麻斜织在一起。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着这凄凉年迈的矿山,让本来就冷清孤独的矿区更加朦胧忧郁。此时我不禁想到了戴望舒的《雨巷》“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,悠长、悠长、又寂寥的雨巷,我希望逢着,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思绪仿佛跟着撑油纸伞的姑娘穿梭于江南,可能没有布满青苔的大石板,没有杨柳拂堤的断桥,没有一个且行且谈笑的好友,就一个人,静静地起行。在那里,我同样可以遇到破土而出、展现着勃勃生机的小草,遇到拂身而来、吹面不寒的杨柳风,遇到秦淮河畔满是故事的游船……

阡陌时光,岁月静好。不论是在酷暑难耐的天气遇见倾盆而注的大雨,还是淋雨的你遇到好心撑伞的路人;不论是久旱待长的禾苗遇见天降甘露,还是焦急追赶公交车的你遇见善意停下来的司机,都是一场很美的遇见。

白落梅说:“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”。是啊,就好像这场雨,我们真是等了太久。林深时见鹿,海蓝时见鲸,情到深处见缘,生命里有太多的遇见,都值得我们去珍惜。

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



这是一条普通再普通不过的老街了。路面泥土与石块相间,坑洼不平,却因人来回的踩踏变得异常坚硬。路的南边便是一溜长不过百米的砖石建筑,这便是当时的国营商店,那叫供销社。里面分别设有菜站,百货,五金等。在它的西面,过一条马路有人民食堂,照相馆。在它的东面有个院落,便是粮站。在往东约百米,有个戏园。后来成为当地居民偶尔观赏晋剧等艺术的场所。而我的乐趣是在戏园门外玩。我和小伙伴们总是爬上去,又坐着往下滑。乐此不疲,甚是快乐。这条老街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小镇最繁华热闹的场所。

在那个精神与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,老街的存在,给了小镇居民满满的幸福感。这里聚集着小镇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那时,每个月每家每户都要拿着粮油供应证,以及布口袋,去老街那儿排队购买粮油,有自行车的可以用车驮,没有自行车的也只能用肩扛着回家了。过年时都会去那儿的店里扯块新布做新衣。谁家需要个针头线脑之类的,也总会往老街跑。闲着没事时,也总想去转转,出了门,叫唤一声:上街去。便会有几个邻居一起说说笑笑往街上去,买不买东西是其次,主要是能在人群里站站,在店铺里走走看看,心里便得到了愉悦。

我也常常去老街,老街曾带给我欢乐。给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那时,我们的娱乐方式主要是打琉璃球,木牛,滚铁环之类的。另外就是上街上去玩了。看看商店里有什么新奇的商品,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。其中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到年关腊月,我几乎天天上街去。趴在卖烟花爆竹的柜台上,看里面摆着的各色爆竹。用艳羡的目光看着那些买了好多东西的人,说笑着离开。那时的冬天,没有暖气,偌大的合作社里,只能靠生炉子取暖。室内常常是呛人的煤烟味和漂浮着的煤尘。然而,这也没有妨碍我的快乐。手脚冻得有些僵硬,便围在炉子旁取暖,那曾是我年少时难忘的情节。

老街伴我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。有辛酸也有美好的记忆。那一溜国营商店的侧

面,有一个冰棍作坊。有一年夏季,我问母亲讨要了三分钱,便滚着铁环上街了。从家里去街上是一路下坡,那铁环越滚越快,我急着追赶,不小心被一块突起的石头绊倒,双手和膝盖撞在了硬硬的地面,手上起了几个皴皮,渗出殷红的血,膝盖上也映出了血。我忍着疼痛,拍打着衣服上的尘土,又轻轻拍着手上的土,摸摸口袋,那三分钱还在,想着一会儿就能吃上冰棍了,便慢慢向前走去。捡起已滚落在前方十几米远的铁环,往冰棍作坊去。到了冰棍作坊,我从窗口把钱递进去说:买一根冰棍。一会儿冰棍拿到了,我转身便走,可拿着的冰棍棒却正好触到我手上的伤口。我呀的一声,手一抖,冰棍落地了,摔在了地上,冰块四溅开了。我一只手按着那伤处,眼睛看着那散落的冰块。随后,我伸手捡起大块的准备往嘴里送,想用嘴吸去上面的尘土,再吐出来,用嘴去清洗。这时,却传来一声:唉!小朋友,别吃了,重给你一根。我回头怔怔地看着她,并不敢去拿。她又说:那脏了,不能吃,快拿上这个。我怯怯地低着头伸手小心拿上,急急地出了作坊门。说不上是手上疼的缘故还是什么?此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,我吸着冰棍感觉好甜。

随后的日子里,我一有空便往街上去,不为别的,只是想能再细细看看那给我冰棍的大姐姐一眼。我不敢靠近,只是在周围来回转悠,她偶尔出来时能远远地偷着看看她的身影,心便是满满的喜悦。再后来,我在外求学,冰棍作坊也相继取消,便再无缘看上她一眼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老街早已破败不堪,有的建筑也早已被拆除。它曾经的繁荣与体面也已荡然无存。只有上了岁数的人会偶尔想起它的过往,念着它昔日的辉煌。数十年过去了,想起老街,缘于一个友人拍摄的照片,那照片一看便知道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。于是回味相伴而来,过去的记忆还在,只是尘封的太久,而回味很甜。想着以往,我们更应珍惜当下,不然的话,当垂暮时,我们还有啥可值得回忆呢。

作者单位 中盛煤业

# 老街味道

郭秉立



余晖唱晚

白建旺 摄